

奚会计

李鸿漫

上道师傅

我毕业那会儿，还兴分配工作，阴差阳错地我就被分配到了奚会计所在的单位，成了他的下属。据说他那时刚被提拔为财务科长，我报到时他正和其他人一块儿打算盘核数据，貌不惊人，语不压众，以至于我一点儿没看出来他就是我未来的顶头上司。

初生牛犊，初入江湖，我既有大干一番事业的冲动，又有自视清高但唯恐稍有不慎做出有损脸面事情的些许担心，毕竟我是当时财务科唯一的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不用说，别人正用敬慕和怀疑的眼光盯着我。第一次开支票，我踌躇满志地用美工笔以自以为还算漂亮的行楷填写着收款单位的名称。老天好像故意要给我一下马威，收款单位名称特别长，我光顾激动而没有估算好填写空间，填到最后，收款单位名称居然拐了弯儿变成了两行。当我盖好银行预留印鉴并且规规矩矩撕下存根联将支票递给客户时，客户却满脸疑惑地将支票递给了奚会计：“奚会计，您看，行么？”奚会计接过一看，微笑着对我说：“到底是大学生，字写得挺棒。不过，你再开一张吧，咱开户行窗口柜台那个人挺认真，你这拐弯儿的话，他肯定拒收。”“是吗？”我当时脸一热。奚会计接着又补充道：“你用我的笔再开一张，字要小一点儿。再就是，盖章不要太用劲，洇了的话，银行也会拒收。”当时正赶上纳税申报期，或许就是为了锻炼我，奚会计让我再填写几份税收缴款书。那会儿的税票还是手工填写，并且一式六联，还得垫复写纸。我费了好大劲儿，不是透写不清楚，就是划破了纸。奚会计见我这样，放下手中的工作轻轻走到我身边：“来，我帮你填一份。”说着他熟练地撕好票、垫好复写纸，用左手固定好上下两端，边写边对我说：“圆珠笔要稍微斜着点，这样就不划纸了；另外，要一份一份地复写，这样就能写清楚了。”那一天，奚会计还亲自骑着自行车带着我跑银行、奔税务、上主管局，跟有关业务口的人员热情介绍我。

转眼到了元旦，在一次同事的婚礼上，趁着酒兴，又因为奚会计比我也大不到哪儿去，于是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一同参加婚宴的奚会计说：“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上道师傅了，我以后也像您一样在上衣兜里并排别两支笔，一支开支票笔，一支圆珠笔。”奚会计只是微笑着说：“千万不要别三支笔，那就成修钢笔的了！”

知遇之恩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三年多就过去了，我对奚会计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和清晰。

一天，奚会计把我叫到一边轻声对我说：“咱科还缺少一个副科长，看你这几年干得还不错，我向老总推荐了你，你有什么意见没有？”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他对我有意无意的培养。比如：我到财务科工作还不到3个月，他就把我从银行出纳岗换到成本核算岗，据科里的同事介绍，之前要完成这一轮换，至少也得一年半载；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他总是携我同往，并有意让我在一些会议上发言；安排我给分公司会计人员搞专业培训等等。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听了奚会计的话，我还是有点喜出望外，不过我只是故作矜持地对他表态：“谢谢领导栽培，我一定不辱使命！”但奚会计却话锋一转对我说：“那我就给你提点儿意见。对人礼貌是对的，但不必过于谦卑，否则，就让人感觉有点假了。说到底，咱是最基层的单位，平时面对的大多是工人，所以，一定要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别脱离大众。再就是，说话要大胆和直接一些，尽量不要拐弯抹角。你说呢？”我连连称是。人们都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偏偏我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然双喜临门。就在我被提拔为财务科副科长之后的两个月，我的入党申请也被批准，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为表达对奚会计的知遇之恩，我特地准备了一份礼物送到他家。没想到他竟然先稳住我和我说话，暗地里却让他媳妇将我送的东西假称是单位发放的福利又送回了我家。“不是我清高，你说要是咱科老孙送我这些东西，我向咱老总推不推荐他？要不推荐他，我在人家手里有短了，今后我还怎么干工作？要推荐他，老孙的水平你也知道，我往后也没法再干下去了！”奚会计推心置腹的一席话，打消了我原以为他嫌礼轻的疑虑。“其实，提拔你也减轻了我的工作压力和负担，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要真的感谢我，就抓紧把你的中级职称考下来吧。”

第二年6月份的一天，通过电话资讯台得知我的中级职称考试已经顺利过关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了奚会计。那天奚会计破天荒地主动约我晚上和全科里的同事一起喝酒庆贺，并替我买了单。

我身边的会计人——母亲

杨明

我身边的会计人是我的母亲，她叫赵素清，今年已经75岁了。老人家干了一辈子会计：从1961年自铁路财校毕业分配到铁路分局当会计，到1980年首批被评定为会计师并调入铁路局负责沿线各基层站段的财务审计工作，再到1986年调入铁路职工中专任授课教师，直至退休。

母亲曾一度想把我培养成一位出色的会计，因此打我记事起就叫我背诵“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之类的口诀。可阴差阳错，我没能继承母亲的衣钵，最终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但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母亲的言行还是时时刻刻熏陶着我，她的可贵品质也令我受益终生。

业务娴熟

记得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手把手教我写字。在与母亲职业有关的诸多细节中，我最佩服和欣赏的是其中两点：一

是母亲数钱的动作。厚厚的一叠练习钞在母亲左手中一握，把钞票前端微微一弯，右手拇指一搭，双手一错之际，我耳边就响起“嚓、嚓、嚓”的点钞声。母亲的动作悠闲舒展，看似不紧不慢，实则比秒针还快。母亲数钱的样子让我很着迷，仿佛在我眨眼的功夫，钞票就已准确无误地点数完毕。就这一手，我始终也没学会。小时候我总是无比羡慕地对母亲说：“您数钱的功夫真是太棒了！是怎么练出来的？”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笑笑拉过我的手让我摸她手指上的茧子。除了点钞票外，我还喜欢母亲的字。母亲下笔工致有力，尤其是她写的阿拉伯数字，很刚劲，又像她的人一样干净利落。这一点我学会了，虽然还远未达到母亲的功力，但我在取款单上填写的数字让银行的工作人员看了，竟然以为我是他们的同行，颇让我小小地得意了一把。

公私分明

良师益友

刚参加工作时年轻气盛，我同时报了注册会计师和中级会计师职称考试。工作空隙，我见缝插针地认真研读有关教材，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么快要会计就把我调岗了，显然每天开支票、跑银行太占用时间，而成本核算工作则集中在月末，相对而言在时间上主动性要大些。我再次体会到了奚会计的良苦用心。结果，中级会计师职称考试顺利过关，而注册会计师考试仅仅过了两门。尽管奚会计只是中专毕业，但他的注册会计师证却是一次全科通过考试顺利拿到手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少不了向他求教一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他居然讲得头头是道，令我这个科班出身的暗自佩服。每当我向他表示谢意时，他总是不无幽默地调侃道：“别看我个头不高，但我可不想当卖炊饼的武大郎。有什么问题，咱都一块研究。”

工作稳定以后，婚姻大事很快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等到终于和我的另一半敲定终身之时，房子问题却又摆在我的面前。当时我们单位的新房刚刚竣工验收，由于我参加工作时间不长，资历浅，新房自然没有我的份儿。奚会计当时正住在单位的旧筒子楼里，但是他分到了一套新房，万般无奈我便打起了他的

主意。我问他能不能先搬到新房，把旧筒子楼给我们腾出来结婚用，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他爱人却不无担心地说：“新楼刚验收还没有院墙，就咱一户搬过去，恐怕不安全吧？”听到此话，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但这又是实际情况，毕竟我不能自私地光顾着考虑自己的事情，可是，结婚的日子已定，要改变婚期看来也不太可能。大概半个月后的一天，正当我马不停蹄地在外寻找租房时，奚会计微笑着把一串钥匙递到我面前：“我把房子给你腾利索了，赶快准备办喜酒吧！”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结婚生孩子后没多久时间，我妈不幸得了脑梗塞，尽管命保住了，但落下个半身不遂。爸妈商量后，决定搬回老家居住，一来可避免上下楼的不便，二来老家有一当医生的舅舅，寻医找药更方便些。奚会计知道后给我联系好单位的客货车，把我爸妈平安送回了老家。当月我在复核会计凭证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缴款单，上面缴款人的名字赫然写着奚会计，用途栏简单地注明“用车”。我感动万分。

我和奚会计萍水相逢，但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却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感激他，由衷地敬佩他。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责任编辑 刘黎静